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

論文

答茅鹿門　蔡汝楠

楠自結束承兄録為心知之友奉教良多然每一覯遇兄見彌高客歲握手前山之麓一夕晤言之間偏匝宇宙結以心期楠益嘆兄厥修之益當不

可量是時楠方困於新州又繼之以慘怛痛結之時徒傾嚮慕未暇尋繹别兄之後以輟哭之晨痛自思惟三年恭默古人非塊然㸕囚以忍瘡痛必有不言之思不動之覺於愁抑之中得震警之意偶於一日瞥然若狂哀響兼至雖未能修其所晤聊能晤其所修遂欲千里馳書以告於兄如得醍醐以飲兄弟式好之懐方不自已而聞兄且有左官之命南北蹤迹未有定所遂遏而不發耿耿至今

夫以凡奇瑋介特十載令名入而為吏部以世人之拘瑣齷齪傾擣擠陷出而判廣平皆世道之所有故聖賢於五福六極茫然不齊之氣無不歸之於天至於立言及太史之文先儒謂借史才以發巳蘊非天下萬世之公故不必觀其自叙而太史為人之狀巳散見於諸傳矣韓文最醇其友人張籍貽之書曰近日甚怪君為駁雜不實之文以累於道程夫子亦云韓子之學華蘇文忠見放之後友人畢仲游貽之書曰近知君以言得罪

銘箴序記之文務為炫耀以夸世是亦言語之過也歟先生之文所以不免有道之議者各以其不平而鳴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其自謂不受煩瑣而非所以通於論道使歟先生而達孟子知言之指則立言亦甚可懼也昔者孔子當道之不行不得已而竊比老彭孟子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太史公欲以區區之褒貶附於春秋何其不自知哉春秋之旨本於詩大雅清廟悠揚婉徹怒者不激喜者不淫使雅頌常存

則春秋有魯史在何必作也且平王以前未嘗無史孔子之智豈不及紫陽之為綱目自伯禽以後皆為之筆削哉繼詩而興明其不得已也惟其立言之意出於不得已故其所是所非不敢於詩人之旨寓直於婉不敢於詩人之詞使聞者儆而知勸懼而不怨此夫子之立言視數先生者何如哉即夫子之不得已而言則夫子窮而可以忘言達而可以行道夫子又宜何如也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汲於脩德為先忠信為業

為吾人安身立命之學至於所謂忠信之道大端亦在修省言辭恂恂便便誾誾侃侃修省之用也至於六經刪述修省之準也建大中而不過積和順而不詭立至德以示天下後世而不以文詞稱斯道之在人至今若揭日月而行者葢猶衆流之必有源萬木之必有本也舜傅說膠鬲困窮拂鬱而動其獨知之心恐其欲流之性心性者弟之所謂才源也名為世忌而益之以偏激無本之文是惡影而奔也故與其即枝流而迷本源不

若反本源而自然不窮也以是大行以是窮居以是卷之至密以是散之至文焉往而非至性焉往而非歡愉恬暢之地哉凡兄之文富而不艷奇而有典弟不敢以兄所自知者贊兄乃以弟自知者致規於兄也請兄自今而後不入煩瑣之思不作奇特之想既不必如所論作意立言又不必如所論憂逃人世但密求本源安身立命豈不坦易豈待依憑而種種心聲亦無出於此不然激而成文文則美矣而無以考德則兄不可以不省

也凡肯裁示尚有以復不次

與王九難郎中丁自申

來諭文自秦漢而下韓柳二家最為近古宋歐蘇曾王雖稱大家其格局去古逺矣此評文之斷案也然愚以為文之髙下因人而異不獨於時為然即秦漢之文如戰國策遊説之辭亦自與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不肯帝秦之對辭氣迥别仲舒天人三策淵懿醇雅視主父偃嚴安徐樂之説又不可同日語矣韓之於柳亦猶

是也讀柳之文自梓人傳封建論數篇之外其餘諸製終涉俳體造語類多苦思尚未脫八代氣習而無韓子起衰振古之才歐生於宋雖自為一代之文若論其至者自當與韓頡頏恐柳氏亦不得以唐之家數掩之也蘇曾王三子文各自有優劣其優者可亞於歐蓋一代一人之文各自有至者繫於人不繫於時也今世古作獨稱關西前後二氏兄向所論謂得秦漢奇偉之氣此固無論韓歐也然則仲舒淵懿醇雅之文亦不足法與

以愚所見談今之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産而燕語也夫燕語豈不奇勁有餘音哉而以越人學之則雖酷效窮年有不相似者不若就越語而求中原之正音則雖語之不燕無害也近見吳閩一二名公文集據理敷詞舂容典雅蓋一代之正音在是矣其集具在試與關西二氏較之其氣格之高下豈無可言者敢以請於吾兄質正倘鄙見有所未通則願高明更垂敎焉

答呂侍郎沃州　莫如忠

昨荷瑤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兹復荷教言知門下於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羡之夫文章正宗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於西山先生之旨至於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見之卓而於古人論文本指尚覺隔一谿徑未敢遽質所疑於有識也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辯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辯乎經緯者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理緒之辯乎德業者也彼各有當爾如必求文於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烈而後為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即載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即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足志云爾則惡可廢也西山先生之見則異是取之必求其理析之必歸於引經必差次仁義必標駁儒墨而後曰文彼文莫近乎秦漢而先生自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擯不載至左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

未釋也夫文章與時高下先觀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令古而片言合作咸屬品題文斯備矣若但泥於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曰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偉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為文壞於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文選之弊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削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

者而正宗削之抑又何故至敘事議論之疏别近世有辯之者僕以為非獨敘事議論之過於疏别而以辭命與敘事議論析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為體裁則可而與序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即辭命中亦孰非敘事議論之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敘事也其記言皆議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於贅矣僕自屏跡

蒿萊嘗一究心斯藝今皆忘之因尊諭所及不覺中熱於見獵然斯於門下抑末爾僕所欲請益者當不啻是也惟亮而終誨之

復周柳塘書　莫如忠

巖居再辱來教雖從一時諸生答問之言然開示詳明傍引曲証要歸於易簡忠也衰憊無庸未嘗問學得與聞此亦為頓開茅蔀矧諸生之雋者乎第語中有未盡釋然者不敢蓄而不宣以負高義且執事銳志聖學方

相切劘期以共明斯道以惠來學此其秉心之公虛已之量必不果持獨是之見以標門戶為名高即芻蕘可以自獻也敢疏别其說試商確之一來教述丁學博云昨日王龍溪在此魯云士人且將舉業丟下一二年先去理會身心之學却好執事以為此是龍溪因病立方聖人教人只一事初無舉業聖學之殊若使習舉業者能將聖賢言語一一反身體驗則舉業即聖學也其言似已忠竊以為龍溪之言為看舉業太輕而執事之言

又看舉業太重遂略相忤不知舉業一節實國朝制義而父兄師友所以訓其子弟者孰能廢之假如鄉舉里選之法雖取以德行道藝然其自閭胥族師以至升諸司徒詔廢置於太宰其閒節目繁多容亦不無去取榮辱之繫如今科舉差次得失之迹也又如秦人以律令教士令以吏為師士生其時茍不為沮溺避世之徒舍是無由仕以行其志者況國家設科取士原責以明經通達世務以施於用豈意其將剽竊辭章獵取青紫以

自壞之故晦翁嘗言舉業壞了多少人夫不罪於人而罪於舉業可慨也已今之學者誠能於務舉業時知去明理義淑身心就中領悟聖學之緒則舉業自做學問自明不相悖也又何必棄彼而就此哉至如來諭曰如此則舉業即聖學如彼則聖學即俗學斯言於理良近而辭若有未融何則舉業聖學此不可對舉而言理學是千聖道統真脉舉業只是一事舉業但可對做官治生用兵百工技藝等事說而學問乃總主張之使諸所

為事事合於道者雖不相離而實不相雜故舉業得學問以主張之則身雖做舉業事而志未嘗不在聖學便曉得從佔畢行墨之外别求其至者餘可類推矣故言舉業不妨做學問則可若言舉業即學問似少失賔主故程子云學者一月之中即將十日幹舉業餘日即可為學此其甚不得已之言亦可以見舉業聖學之實為兩事矣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全以舉業相証不過因人易曉者以誘進之非故合兩事為一近來前輩乃

有為二業合一論者則贅矣學者自斥異端之外於尊德性道問學處紛紛尚費辭說而又將舉業混入其辯何時已耶竊意今之設教者且須將舉業聚集來學即其常所講解者先令暢然通曉待其餘力疑問從聽明特異有善根者因文解義引而進之於道以免驟聞之駭而潛移其故習使知尋向一邊庶幾聖學可明而有得於先儒以舉業教人之微意矣如何如何一來諭云仁者之壽不必壽考即聖人至今不死便是此言見得

一死生齊壽夭處甚高陽明先生亦云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存焉雖不爲此章而發亦足以相証矣然僕意尚疑此乃是推廣言外說仁者壽第二義而於孔子說仁壽本指似少差也大凡君子道其常而已矣仁者之壽孔子蓋道其常如中庸言舜大德必壽君奭言天壽平格無逸言三宗壽考皆是實事道其常也至如回之夭蹠之壽乃值其變爾常者理也而變者氣數之適然然雖曰變亦是宇宙間時有者故變亦常也且如天道

福善禍淫而單豹以終身行義死於虎其為福耶禍耶此可以通於壽夭之説矣蓋聖人所知者壽夭不貳而已而他無庸心宜壽而不壽聖賢所不諱也孔子於回曰不幸短命死矣所謂不幸者非氣數之適然耶而未聞强以死為不死也至尊教謂顔子過一日便須得别人數十年此言甚快可為世人膠膠擾擾枉過一生者深省至曰令日一時聚會精神意氣若不間云云未敢信也執事又引袁府尊云松江風俗太奢似不可長而

責我輩以崇朴雅挽浮靡為衆庶倡斯言甚善即亦時政所急也乃鄙意竊謂俗化之原自上移易民愚罔知此不可以空言說而吾黨不腆之望又安取表正於鄉而敢聞命也古稱循良長吏率先仁儉以臨其民故以令則易從以禁則易止彼賢士大夫第樂贊而奉行者爾矣詩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夫詩稱君子非即令紳約之士其所則而效者耶而示民不恌實在公等足下未之思耶且松俗之敝非自昔固然一切往來燕

遺之侈靡乃至令而始甚足下覩末而遺其本泥涉世之涸迹而不察其大繆不然之本情亦惑矣鄙見如斯願遂轉而聞之袁公祖倘令深究化原而敎然為移風易俗之政以固松民之元氣吾黨倚杖而觀之矣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林李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一

論文

與方思道論文書　吾謹

寄示贈劉子文實深刻奇峭三讀而味之信吾凡之才之美也而且因之慼而悲焉近世嗜作文者率模習春秋内外傳辭句以為竒古卒至牽綴餖飣短促澀滞不

但辭之不足以舒其志意而且并與其所謂理者失之可不悲耶三代之季能文者莫若左丘明彼其於虞夏之書非不能誦習而髣髴之也而卒自為左氏之語由丘明而下則莫若司馬遷彼亦非不能依步左氏之語也而卒自為司馬氏之書由遷而下持文柄雄視海内者多不下十餘家然皆人自為書而不相師蹈沿習故亦能矜重一時而流百代之譽至後之評者乃曰或似内外傳或似史記要亦其機括圓精有不煩刻削而自脗契之者彼固曷嘗規

規於左氏史遷之詞之句哉今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
而摹其句是繪真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
不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貌其肢節其於肖也終不得矣凡
才富氣銳而且佐之以學之贍也其於文章固當憂其駃
騄之過而或至於不檢非憂其氣勢之短促而不足以拓
之也乃顧不免此病者豈自慮其將過於洶湧洪汗而先
為約束以制之耶抑亦徒見近時士人之競為酸澀苦辛
之味足以爽口馳譽姑徇所好而逐之耶夫近世士人必

務為此類之語皆惑之深者彼其於古人所就之妙實未嘗得諸心而應之手也故以飲食至味為不足乃旁取其間出之竒者俎之以為常卒亦何免夫以艱辛之辭文淺易之說之誚哉且文章固宜考其原本求古人制作之始意特在述事理布旨趣而已而飾之以辭者欲其潤暢焉耳過此而有所謂竒者皆後世文之勝也而況乎益之艱澀不可句之語不亦薄乎返薄而歸淳棄巧而趨樸正望吾兄之相與力之也而兄才兼竒邁葢之數年

雖古之善著書者不能過也顧可不自貴與嘗謂文章之極致當如元氣之於萬類隨地授形咸有氣色聲貌而各不能相同窮其巧而非若雕鏤者之可殫以技也此謹之自謂獨得之妙心蓄之有年矣每不輕於告人而獨於兄發焉幸惜其意而相與進之也辱兄以文付童子且囑謹之有言也遂漫道此纍纍厭人望兄弗以為怪

與李空同論文書　吾謹

童子歸能道執事峻行清德聽之毛骨颯然增凉兼覩大作雄峻簡勁淳絜澹泊教廸者甚多論文訛見猥辱疵摘尤竊喜焉古之師友互相辨質弗明弗措今則惟譽言是好法言是忌欲業成如古人也難矣而謹獨於執事有聞是謹之得也顧其志鬱而未明茲敢復以書問謹之始論特以今之為文者固著書遺意夫著書者蓄而有得而後洩而為言故必自創而成一家之説苟師蹈沿襲他人烏在其為立言哉而執事以書法喻之

類例甚明顧謹之所謂弗同者正謂其象耳肥瘦長扁流整疎密勁温十者書之象也古之善書者精無不同而十者之象則異惟精無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書惟象無不異也故各謂之名家精茍同矣而象亦無不同是亦臣僕於人而已矣奚其善夫文亦何異於是理道旨趣猶書之精也辭致體格猶書之象也古之善文者理道旨趣無不同而辭致體格則異惟理道旨趣無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文惟辭致體格無不異也故亦各謂之

名家理道旨趣茍同矣而辭致體格亦無不同是亦臣僕於人而已矣奚其善今槩論其本之同而不察其末之異是猶論天地萬物之理同而不論其形氣之異也無乃或幾於惠施公孫龍之說乎譬之人焉精神運諸中者同矣耳目形諸外者同矣而貌各弗同夫精神耳目之不同固不足謂之人而貌皆一人焉又可謂造物之深功巧妙哉史遷弗同於左氏左氏弗同於古經殆亦人貌之不同乎而學之過者直欲貌之同而中之弗

同弗計也夫中與貌兼同且未為善化矧得其貌而遺其中或并其貌而失之者哉故篇中曰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摹其句是繪真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貌其肢節其於肖也終不得矣謹意言師其意固無不可而徒模習其詞句是亦止得肢節之細而遺其全體之真非善肖人者也豈其文之晦而弗足以達厥意歟將執事偶一覯而未嘗深考其意歟執事別有斷見而非謹之所能測識

歟願更誨焉多言曲辯者非敢抗者哲之議逞技爭高也謂執事行古人之道者而謹且獲師友於其間故亦不敢以脂韋詭誇者自居而直以正辭質焉惟執事竟其緒言而卒相之幸甚

與鄭繼之地官書 吾謹

近見執事於吳中辱弗鄙而友之甚感高誼此後嘗以拙詩文屬思道獻左右弗知果否先君子南歸領覲執事所製詩數十篇輒沉吟不忍置釋今之為詩者僕嘗

推李獻吉何仲默孫太初為善追逐古昔下之更得數人焉今且未能悉舉雖不逮孫李要亦超脫不腐顧猶憾其刻意於奇麗閎俊譬諸髙士偉人雅自矜飾雖甚異於庸衆而方之淡漠無為望而見之自知其為至人者則有間矣獨執事之詩清而不浮閎而不肆淡而不枯竒而不耀若性諸天而非墨工心力之可擬至是僕所以深好之也僕雅非譽人求悦而獨稱執事之盛如此或將謂其弗情乃其志見固有適至亦無遑人之是

非之恤也夫天下之難者知己為最今之世未嘗無道僕謦僕者而僕終弗以為有知己焉者謂未有深知其志之所尚與其才之所就也故嘗謂茍有知之者雖死之可也若執事之志之才僕固能深知之而亦無計執事之知否也拙著數篇遠以為獻幸賜細觀雖其剸劌搜剔深刻簡峭有弗逮人至渾浩流轉摇蕩恣睢冩其自得之致而削絶封畛片幅之微則自謂有尺寸長耳夫古列家之著書以其所自得形諸言説非必巧麗其

詞為後世美觀而後人就其說求之旨趣亦且完然可取今之為文者非古著書之遺意哉乃獨料想搜摭規畫補綴非中所自得而師襲諸人至所極造亦止言句之工而意象無完旨矣故僕嘗謂如是者弗作可也然惟執事可以此告聲諸他人必且以為狂酲惑亂深訾而罪之矣黄公應期者於執事為鄉人舊嘗可僕文而何公仲默少嘗接於京師亦謂僕文非世俗落套數者倫比此二公者或朝夕聚論幸一出示之必有評品外

此勿多示人以重僕過是所至望執事近詩必且富侈如惜其爲知己而廣惠之亦足以成其志也不宣

與方寒溪書 吾謹

僕罪逆不天先君子奄棄諸孤哀哀叫號惟存餘息兹敢以書奉問左右者以寒溪有契家之義而辭之弗能已也僕取四方之士久而彌勤而性復孤甚往往未見有合者矣世之才且賢不爲寡今求之千百之中卒不及一二人焉乃號之人曰吾尚當世士孰從而信之然

爲知已者道亦未嘗不信而然之也寒溪吾浙之俊賢
地甚相近而家世又甚相聞獨未得握手慷慨領高論
故歎諸中每不懌也閩外弟偉夫歸自閩中獲見寒溪
與僕父子手墨并其他文咸氣格高壯巖巖畏人審其
文章可謂毅然不汩於流俗者也而其爲人安肯脂韋
伈俔逐聲律之文與羣兒直角一旦小技夸耀於閭里
婦稺間耶僕自許知寒溪之深者如此不知寒溪亦許
其為知已否文章者天地之聲氣有生者假以紀述事

類而已中古乃資之言理道聖人猶嗟為衰世之意其微志可見矣曁末世飾智之士乃取以模像品物咏歌議論鏘鏘煜煜綺麗百出而其徒又益以制式法度名品森列謂必合之而後曰詩曰文要其歸直與角觝者等耳然更世習染既久皆爭為嘔心裂肝以取榮譽後生無知動以讀書作文為學道謂生民之理止是矣今欲變流習而進後生於道正在吾輩顧猶不能自免殊可痛歎僕少嗜作文若癥瘕在中不可卒化自知道以

來始不甚置心於此然時一出之猶逸不可制正坐餘習未竟埽耳莊周曰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是猶一蚊一虻之勞也每誦斯言未嘗不黯然自傷日望友朋以是規我而寒溪獨以是稱我無乃寒溪亦病癖瘕之深者耶今便欲吾舍此與世絕交際亦是難事要當日損之以息天君役役之若耳僕齒增長矣庸庸不立甚無以自慰憶前十年時尚高朗有奇趣而六七年來娶妻生子遂與世人為伍懷抱遠不及少時將來流墮尤

為可懼傾望懋建德業以撐持宇宙者在公輩數人而歲月易矣精神易耗恐悠悠越過後雖致悔而百倍其功亦無能及可不危耶僕今亦無他企想但得捐妻子顧慮深入名山結廬端坐數年完養精神攝定情性保合凝聚以顯厥明命將來舒卷之柄尚在於我而冲和純粹之真庶幾不隨物而化此其志也顧勢難遽脫家累恒念及之輒廢寢食若寒溪則有可為之資而且有可爲之機苟棄之弗足為是誠辜造物生生之意而僕

之望慕卒未有慰也言不盡意惟心察之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徐禎卿

碧雲蘭若坐聽泉聲淙淙西山秋色間與公等譚及千秋殊快僕與公等幸際盛世職在詞曹其慎毋牽泥於朝會應制諸什阿徇耳目爲昨苦不盡茲削牘竟其說葢有諗於僕者曰詩必三百十九建安黄初文必先秦兩漢故北郡讀書斷自漢魏以上作而合合而傳傳而可法之難如此子慎毋作近時人語其幾乎僕曰非也

凡猝然出於田畯紅女漁樵牧子擔夫之口者皆詩也商賈經年去家萬里居者備述其家事覶縷并勞其風波險阻在外勞苦安否行者度贏息幾倍忖歸期久近囑家人謹視門葢各題平安以相貽皆天下之至文也何者詩不必叶韻文不必成章道其性情肝膈之要而止也僕故近時人那不作近時人語而三代兩漢為於是客有卒然進曰近時某某詩人也某某能文某某兼能僕又曰非也僕謂那不作近時人語非謂他人謂身

乃近時人耳嘗試論之自少陵而後無詩矣自昌黎而後無文矣入大明弘治間李獻吉始一振之當是時信陽何子心競李力不敵也故名並李實不埒也昌穀偏師也薛鄭老師費財者也邉靡靡熊其瑣瑣者也其在詞曹則王穉卿王允寧其最傑乎故僅工五律尺牘語耳又寥寥寥不數篇楊用修其學與著述至富而才則稚此外無論窮達顯晦凡其生存者其軒輊吾不敢論大都自古迄今代不數人又多阮公廣武之歎而子稱某

某詩某某文何也客於是大駭曰子之言何矛盾也子前所言太叔之弛也子後所言商君之酷也子為政民奚所措手足乎且李杜韓柳而後其撰述積案充棟者何物也近時之能詩文者豈盡出耕牧漁樵紅女下也子之言何矛盾也僕曰不也若亦知人巧之不敵化工乎譬之草木地之所植雨露所濡堅勁為松柏梗柟豫章艷為桃李芬馥為蘭蕙自典謨風雅以逮本朝李獻吉是也其山茨野芳蔓草則耕牧漁樵負販委巷婦孺

之猝然出口賈豎之家書寒暄語語實際若夫剪綴繒綵成花為牡丹為芍藥固不若蔓草之出化工則今之詩若文是也故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曾不若醜女之能娠怯夫之作力也是故僕於三代兩漢且不欲為而況近世時流之詩若文乎古人為古人今人為今人人自為人吾自為吾世人不曉事漫曰吟詩屬文嘻其陋也即詩不吟即吟不詩即文不屬即屬不文若亦知化工乎於是客無以難也

僕不佞輒復就公等印可

又　徐禎卿

醉中草論文書作字復漫滬不辨公等以為然否昌穀譚艽無關性情談何容易弇州卮言亦有白筆然揚之青雲之上抑之濁水之下大都率意信筆不無太過不佞獨喜滄浪語語上乘唐應德與洪芳州一書更卓有見然而嚴詩固元人耳豈識見造詣殊途乃爾吳起書不如孫武子然而孫之用兵不如吳諸兄勉之以嚴氏

之識弇州之大力庶不墮小家仲默之談遠過獻吉乃獻吉大力十倍仲默大智大力兼到殊非易事

再答仲達論二李 顧治

王君至自松陵方與葉君過秦氏飲而陸使手足下書及詩從湖而西也則爲之嚼一仲雅令僕若仙病游之態渙然以解至曰僕與獻吉為難僕非敢云爾也夫能為獻吉不為獻吉者莫如于鱗今其集具在有如獻吉上書族譜及初唐散篇者乎未也僕直以獻吉益大而

未化然所謂驅除者第不得作漢唐高文耳若于鱗則大不然其文信於有古詘於無古其詩境窮於象事局於情至如換漢魏隻字以為漢魏樂府且欲為獻吉而不能也亦多矣嚮何言之易易也孔公號至聖乃其易繫魯論了無聱牙處揚子雲少作解嘲校獵諸篇自是妙語老不曉事始悔雕蟲末技壯夫不為規易以太玄規論以法言斤斤孔公咳唾若編韋再絶而壇杏再花也者太玄僕不解為何等書自其時人已覆瓿視之法

言持論豈不最善恐效顰里婦秖益醜西家無爲也彼不爲厭吉者何異此矣僕不揆槩爲此議足下謂是耶非耶僕諸不朽知見刋落殆盡庶幾乎仙我而凡人人獨事理觸而成障未得自蜕微足下發吾之覆猶願謁之況縷縷乃爾秋盟亦何敢寒哉其貯壺中好月數十夕以俟

答華仲達論文　顧治

鵝湖以西華氏有二達者僕盖聞之王生云而葉生頗

以孟達詩眎僕即不竟乃知王生言不虛也王生間而
及仲達嫿仙事時心怪之一日陸生過僕語仲達爲人
甚具稍出便面索僕詩僕所謂鷇音耳未嘗鳴于人仲
達安所取於僕豈聊借此當數部鼓吹耶盖僕不識仲
達仲達謬以陸生故信僕而會二達城也陸生再過燈
下手尺書兼寄二絶重以佳箑即譽僕太溢覺載揚清
風令人習習欲舉於是許陸生旦日訪二達及面之則
又色温如言穆如也向徒得其心今得其貌矣視諸互

郎子營營一世老箕甕中者真足醜死微陸生幾失二達哉已讀仲達洎郁人文徃復書乃知二達外復有人文者在也其首論文上陳左氏下逮獻吉詳乎其言已夫尼父作春秋即稱聖然非左氏翼而傳之殆隱語已耳記曰作之謂聖述之謂明又曰孔素王左素臣無明不聖無臣不王後之君子才不左將以效左也亦難矣故太史公嗣左不盡左班孟堅嗣史不盡史何哉彼固欲成一家言也政如詩漢而魏魏而六代六代而唐人

自爲體者誠惡相襲也至獻吉乃曰文必左史詩必漢魏唐豈不韙者譬之商周彝鼎跡其土花紺碧古色渾成固是百千年致之吳兒者强而折一足截一耳僅僅以旬月人力勝而紿諸市曰我彝我鼎也其不爲賞識者所笑幾希矣獻吉者斯言誠不廢毋乃類是乎近世獨王元美氏文不一左史然亦左亦史可得十七詩不一漢魏唐然亦漢亦魏亦唐可得十三葢自有成其為元美者要之不必其顓顓似也故僕妄謂文即主左史

當班與魏晉佐之樂府五言即主漢魏當六代佐之歌行即主李杜當岑高盧駱佐之律絶即主唐盛當初中佐之而又以我法參焉或即或離勿拘勿肆夫然後斌斌大備雄視終古非盡如猷吉之云也仲達謂否乎然耶僕已矣學舉不成習為仙學仙不成習為文章學文不成習為狂游游且病也長風千里是在足下二三輩策之而已五日適飲昌陽醉占一詩寄足下因恣筆淋漓及此湖西秋月能載君家釀十石尚期作五禽戲仙

游世外

與沈朗倩書　楊兆京

薄遊白下一身如海鷗日放舸秦淮弄秋水而已聞足下尚翺翔沅湘見歸鴻起蘆荻間能不回首瞻東路耶然自此三閭無騷賈生無賦矣僕之固陋初非有得乎風雅而持論輒與世好相背心儀佩服惟有足下又復千里違絶抑抑誰語今非敢逞其狂言聊陳一二不能終滅沒於胷中者以請質焉竊以為天下之至文大抵

生於意而已意之所至而法生焉其於古人自為合度世之論者或泥古而拙或師心而鄙所以無兩得而有兩失也即以三百篇言之賦隨意敷文不必言矣興者感時觸物意之動於無端而不自知者也比者意之形乎此而寓乎彼甚或有所不忍言不敢言假象於物以使後人尋繹聽其知與不知而不問者也此何一非意之所為哉而為詩之法未有外於此矣靈均自是至性人憂讒畏譏忠君愛國別有一腔悲憤故離騷九歌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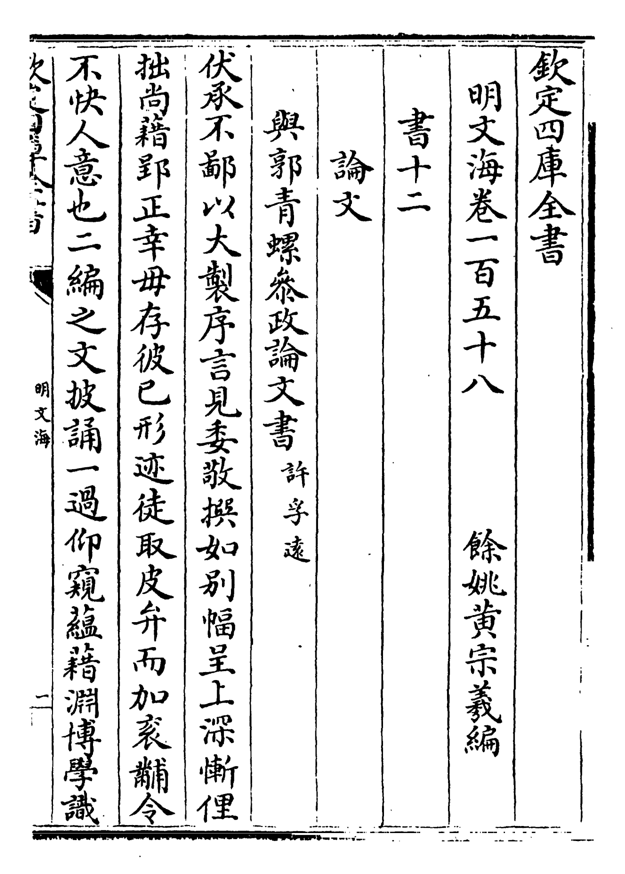
成千古絶調十九首高情逸態洵乎敻絶風流因詩而可見其人矣樂府時兼數代體亦萬殊燕皇天而陳郊祀感從軍而奏横吹或讌會以志喜或怨思以自傷情之變無方也山林人物惟靖節為領袖故得其一語勝讀逸民高士傳百篇黄初建安之間人自為格家自為調惟彼胸臆中各有雲山千疊煙霞百態故至今逸氣如生鮮華未落至唐人而旨趣益難言矣彼其運意在虚無縹緲之中故其取格在有神無象之際其為體既

非一然體異則格因體而生變格定則意隨格而運奇此皆創前人之所無師心匠之獨得以成一代之風氣者也至若少陵氏以間世之才身遭離亂觸目傷心憂思不下屈平故發而為詩世所稱才奪蘇李氣呑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者彼目中豈復有古人然古人之妙盡是矣大歷而下余何復詳論哉愚所以上觀往哲迄於今茲以為軏於古者其人必有深情發乎情者其言自堪作古意之與法如鳥之雙翼車之兩

輪二而未始非一也今騷壇之士罔論溯厥源流與之言七子輒笑為膚與之言獻吉輒譏為腐尚何知漢魏三唐也哉井底之蛙自以為觀止矣不免莊生海若之嘲耳其有涉獵羣言畧知聲律又復僅襲衣冠全遺神理叔孫優孟而已嗟乎嗟乎大雅不作吾衰誰陳可勝歎哉當今海内豪傑痛絕調之淩夷開後學之荆棘使人不迷其所向又不敢自是其一得則非足下其誰與歸僕從此將遨遊齊魯浪迹燕趙弔逐客於江干訪神

仙於海上不遇子期終不撫弦不逢伯樂自甘伏櫪悲歌忼慨之懷惟足下知之耳晨風無翼握手難期有楚客從都下歸聊附此以布區區之意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二

論文

與郭青螺叅政論文書 許孚遠

伏承不鄙以大製序言見委敬撰如别幅呈上深慚俚拙尚藉郢正幸毋存彼已形迹徒取皮弁而加衮黼令不快人意也二編之文披誦一過仰窺藴藉淵博學識

醇正琢磨鎔鑄渾然大雅成一家言列於唐宋作者之林未可軒輊而鄙意獨羡門下學有淵源宦遊粤蜀有政有教有實有文孚遠自媿萬萬不能及如門下送耿子健督學入閩謬引鄙人相為勸勵則賢者與善之寛同心之誼有如此耳編中諸作可以傳遠者十二八九愚意所不惬者略在論説三篇其一為婦寺論嚴廊禁闥廡遠堂高體統固爾豈謂世有匪人槩不可近乎且謂大臣親戚父子兄弟賔客倖幸無一可

近而獨婦寺差為可近此慮之過者也是說一出將以滋人主遠仁賢昵閨闥之情甚不可為訓也其一為管蔡論武王周公之德不及文王古今仁人君子每竊少之似亦非過但管蔡在當時恐未必有忠於武庚如文王以服事殷之心何者管蔡而有文王之心夷齊之節則當武周之取天下家庭兄弟必有規諫之詞不然其意氣亦必有徵露處周公何得茫然不知而反使之監殷也天下已定武王既没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居攝

而臨百官管蔡乃興流言挾武庚以叛則疑且貪使之也蓋歆艷武周所為而不知其時勢之不可者也門下惜管蔡不能善處殷周之際謂當如泰伯箕子之為泰伯遜國而逃於荆蠻超然無迹箕子既傳洪範遂之朝鮮此萬古卓越之事而望之貪昧之夫可乎孔子稱泰伯文王為至德稱箕子為仁人而未嘗一言及於管蔡千載之下固不得而輕與矣其一為寛嚴論古之君子提身以嚴御衆以寛於家言齊於國言治於天下言平

法行必自近柔遠而能邇此親疎詳畧之用皆天則也然謂嚴者專以治國之物而寬者專以治天下之物又謂嚴必不可用於天下而寬必不可用於身與家旁引曲證則立言過當矣陽舒陰慘天道之常仁義並行聖王之治故鋤强遏惡禁暴戢亂則治天下固有利用嚴之時而有國有家者皆必本於忠厚慈仁培養元氣則寬亦未嘗不可施之家與國奈何直釐而二之也門下諸作或一時有感云然然議論稍偏慮不足以垂訓來

學愚意稍加删潤毋令為白璧之微瑕可乎昔日尊師盧山先生衡齋篇中辨駁宋儒物理之説涉於太嚴乎遠猶且疑之而不得一面證以為憾古今文章之士動為高論不純於義理者多矣顧在有道儒者言出而為天下法程則不可不慎也惟門下其裁之倘有未然不妨往復以開固陋為荷

答鄒爾瞻　鄒觀光

大集謬加丹鉛然無能賛一辭自理學先生土苴文詞

修詞之士亦反唇譏之則理學文林判而為二而文章
中曰議論曰叙事其體又若相歧而不能相兼爾瞻之
文根極理道原本性命益載道之文而非文人之文也
然其開闔抑揚縱横變化不囿於法而無一語不合於
法即劘琢其詞者蔑以加焉文必欲以纖埃助高泰岱
願於周秦以上渾渾灝灝之氣一加之意耳弟嘗謂本
朝自弘正而後有三大文章以理學為文章則王文成
破洪荒而起坱圠而河津開其先以氣節為文章則李

獻吉凛秋霜而勁烈日而仲默為之翼以文章為文章則王司寇成經緯而沛江河而毗陵為之翼司寇毗陵分道而馳若敵國然而乃推而佐之司寇自喜其文於意無所不達夫能達其意而亦不廢法則毗陵能耳若乃鑱心刻腎雕鏤於字句而見為奇如世所尸祝僕不敢耳視也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況剪采為花豈不炫目生色蔑矣以爾瞻之學識何所不詣願益努力以集三君子之大成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八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書十三

論文

答王澹生 湯顯祖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為漢宋文章各極其趣者非可易而學也學宋文不成不失類鶩學漢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於敝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歴城

趙儀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論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於昔人令人更無可雄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於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憮然曰王公達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門下於弟則有所謂心與而目成者人誰無情而忍不報施乎客曰吳士文而吾鄉質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不

足交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相益有以相損因自引避不敢再謁尚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夙性然也又時知公子之意雅在氣節不在文章文章已矣而竊觀其時所號氣節諸君者弟亦未敢深附易不云乎定其交而後求平其心而後語安其身而後動不然莫益之或擊之矣迨其擊之也而悔其交容有及乎且門下人地才美固與弟江外枯槁之士去就不同何也今之執政者非異人固門下之父行也執

政尚將擇疎鄙有才之士而近之况如通家之子也才而好遠之豈人情乎夫以門下之才且親尚負意氣不肯自近其疎鄙有才之士負意氣者固益以遠矣然則肯自近於執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非負意氣而才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者之無所遠聞殆非疎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弟高者引嫌畀者暱附無有與言之過也以愚計之門下幸及此時强起除一閤署郎得從容間見言事執政有當雖然承之

誤則愀然而獻疑入則盡規出不以語人此亦事父執
者禮然而因以陰就天下之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事
也且執政所以不受言事者以為此毀人以自為名莫
愛已也若門下以戚里晚進而規隨其間又自匿不奪
其名執政必以為愛已而不聽其言者非人情也然惟
門下可以就此正以門下有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重
重之而不親此必門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思以用之或
意他有所在先其疑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此如學

漢文者譏學宋文者皆未有以極其趣不足相短長也偶感門下推引過至及欲移病塞門似傷於懟世故不惜亹亹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而目成庶有當於斯言也

答伍夢符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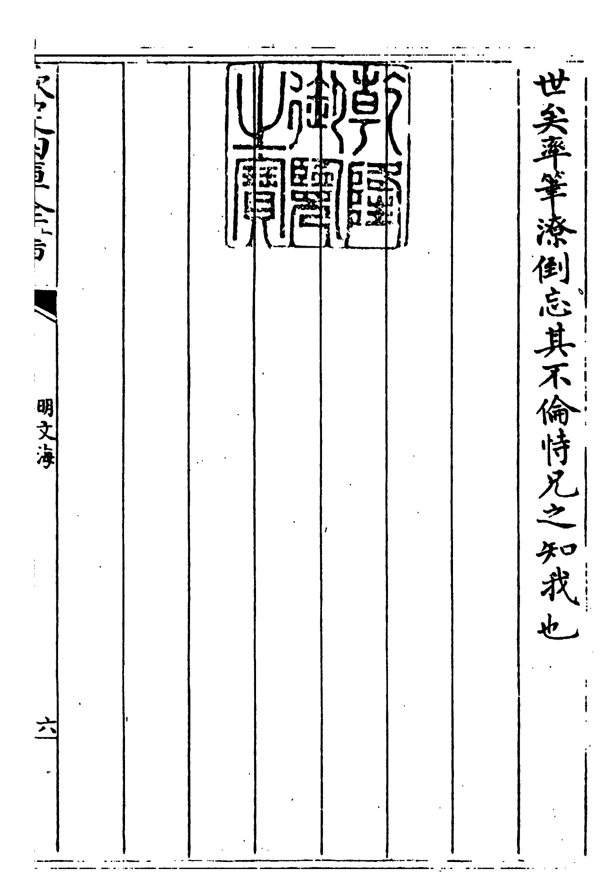
一別六年迅如彈指此彈指頃悲感劬瘁與之俱謝矣朝菌大椿無分修短論逍遥者定不誣也所恨者少年捏首科場薰心青紫到頭只付蕉夢回念窘辱棘圍者

四十晝夜人非金石經此銷磨今猶蠢動視息頑健如初亦足羞矣且狂斐成性生無師法鄉先達如崇相能始諸公每欲引為後學意頗揶揄之自謂當世無韓昌黎吾遂不如李習之孫可之乎以是筆墨披猖動𢿉繩尺蓋由客才浮氣使然遂至應舉讀書兩不得力悲夫晚欲師事石齋先生探討三易消息而千言未授九鼎隨淪同時石友凋零殆盡環瞻山海了然一人葉披水落根石乃見每手一編不問今古人語悶然汗出媿不

能及腐塞此表何處更有文字吾兄尚欲以著作相期慮與陵谷同遷改亦迂矣憶向年寓宋司理署中於諸家文部妄有甲乙司理言看著作如看小兒先問壽夭有旦暮盡者有數十年百歲者推之則數百歲千歲與刼同休者吾輩不能與刼同盡可無數百千歲乎細推此語作者實難六經之外意惟老莊二榜足以當之即唐宋大家敢有數百千歲乎若旦暮之文直不作可矣某所欲捐棄筆硯静坐内觀庶幾攄此隙明還歸造物

與莊瞿諸老往來太虛不以頑滓掛世人耳目斯爲足矣不知兄以爲何如也垂示詩卷喜破谷音至於感不及傷誹不累道如與兄坐卧湫其温雅也微恨追琢之文不及金玉之相耳大抵此道以多閲多作爲主久之紙漏自見又在自考所短不使滑手便路趍入常蹊乃有生新之致鄙論云爾高明當有獨裁也若嗣續一節正不當以縈懷邵堯夫四十餘始室其得伯温當亦在兄之年孫明復踰艾而受李廸從女其子即不知何名

陳修七十三未娶宋高宗乃詔內人施氏嫁之王逸少每問嚴君平司馬相如不知有後否其最著者叔向之鬼餒伯喈僅女存李太白蕭頴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皆為市人妻陽城三昆不娶王維四弟無子崔曙一女白公一姪古之名賢缺陷者指不勝屈豈能與造物爭耶即如某某非無子者乃狼戾無親竟同孌髦是所謂宛親耳正不如鄧伯道孑然無玷未失千古高士也陶潛云天運茍如此且盡杯中物每誦此語悠然出人間



世矣卒筆潦倒忘其不倫恃兄之知我也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四

論詩

答章秀才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能出於足下乎然不敢從也

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撰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絶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

音哀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太冲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宗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

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

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撑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

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尚有所不逮况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王元之以邁

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横絶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絶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黄挺出雖曰共師李杜競以巳意相髙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性情逺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

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皆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

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髙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

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批答張廷實詩箋十首 陳獻章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顧與公共勉之三

章僊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
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為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
清老唱道歌云世間煙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
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
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
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
黄涪翁大雅堂記似為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
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

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索為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何如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真天生温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於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絶句諸詩事事比喻是多少牽强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為之則心已隅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

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但非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倣古久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

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颾

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

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絶如

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沖澹精神獨爽嗟呼詩之旨

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軌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

是藝亦甞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

騖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為

裁敎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壻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則壻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修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

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敘填事委實言多趂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

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闇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搆情古始侵風匹雅不

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纍纍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辭尠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汩沒爾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

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遺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

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

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閫奥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　劉繪

前旌車按渝州因得拜下塵抒積承高風之愫乃辱寛下吏禮節欵迎愉如儀待若賓情洽比故既領緒論又屬詩式髙敷皇墳旁參風雅真藉恂恂之德也違後假樂注膺懸遲未已重辱投以惠翰貺以金玉之音疊疊

數百言將謂繪可以密拓談座矣嘗思奉答浹旬弗搆
盖懼言詩罔能起予辨事無以塞詰也爰就清誨所及
試畧陳之來諭云今學士大夫有謂作文尚益世用詩
則徒虛縻歲月荒職業耳其信然乎嗟哉富叟指圜錢
為阿堵達官目冕韍為徽纆門下與學豐辭固特飫而
諦之不然豈隨流俗人語邪僕愚思文章與詩皆同一
義也文誠有用無庸為疵而詩獨無益者乎融融乎文
之精琅琅乎響之神也君子動天地徹幽明昔鄒子吹

竹而寒谷回春孫登發嘯而木葉皆振秦簫下鳳曠琴翔鵠聲音玄感莫可盡録矧嗟嘆詠諷辭昭六義者乎昔舜帝歌股肱卿雲之詩而羣臣和之令四方風動時雍百姓妖厲不興災疹不作故曰不識不知帝力於我何有蓋至和也近世傳杜少陵之詩可以愈瘧此雖俗說喁喁要可信其至理焉若世所謂無益於用者則有之蓋情無所因義無所著道不關於諷諭旨不達於比興事不究於變正音不分於小大格不判於古今體不

察於遠近莊豔乖宜雅俗失班理不鬱氣氣不協聲聲不諧律律不應候鳴不藉於天籟語不抉於丹誠返此十六義其鹵敏者駕言倚馬纖細者假口射雕此所以來伊優類誹之誚矣下者蕪蕪靡靡率意隨嘲則又不若戛戛檻竹嚶嚶草蟲可以激情而恍思又何況於杞女之哭巴童之歌邪竊謂古樂不興詩之教失傳也詩者樂之體也樂者詩之靈也樂不藉於詩章者則音空而不實詩不比於管弦者則神滯而不鬯由是論之詩

必考音聲審律吕詳清濁高下之變後可以窮隂陽之奥宣宇宙之和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詩者中和之發也來諭又云七言律起於唐沈杜為宗而律體尤難工説者以崔顥黄鶴樓為唐律第一公獨取蘇頲望春以為格律完粹冠於諸子此僕之惑益欲求解於高明也唐以詩選士故詩盛於唐開元間工七言律以便行幸應制號為近體今且直以七言律相質大槩察其律格莊嚴氣韻雄渾為最其餘審其音或如金

或如石或絲或匏但成調動物者咸可入選或一集有數首一首有一二句如格者即名家矣若必欲完全求美如媖姝備選駿馬入圖次其先後摘其瑜瑕恐非所以論一代名音之神趣矣是以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差等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列同歸要妙經孔氏删定矣唐家三百餘年詩人成集者起貞觀虞褚歷元和迄開成李許温杜至崔塗韓偓止五百餘人耳攻詩者搜擴羣集浸玄咀腴睹其斑斑離

離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惡可謂瑟愈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柷敔哉故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錯高下即如楊伯謙嚴儀卿高廷禮諸君之論恐皆不足以服英靈國秀之魂也觀木芍之艷山桃之夭芙蓉之澹寒菊之秀天然意態各隨鑒者愛之重之宗之習之爾若五季以下作者殆難論矣且唐人之集皆不多帙而近體益少意作者必多其合律盛傳者一家才數篇耳若少陵獨多者天匠絕藝又為詩史不宜盡以唐調

規之近代作者憂時匪杜達仙匪李資無透髓之慧功無磨杵之苦而近體且數百篇欲其通靈入奥有益世用豈不難哉僕童心沓視資與功無秋毫之近而敢於嘈嘈無慚者恃公汪濊之度能並包容也憶昨晤對時曾道諸部使多言僕傲倨難近公獨目為雄雅兼才公恩德葳之窽腑矣示詩八首末三首則從軍行俠客篇紫騮馬僕栗栗疑為劉生邪嗟哉揚鬣之驤人悍策之豪眉之夫人悍揖之繪不幸類是也每思陳遵以府掾靡

事而馬叟優重趙壹以計吏抗禮而袁公下堂繒令忝列郡守明公復以儒雅相推率爾漫答必多卹厚如何

與友人論詩　彭輅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慮其師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故懸之大觀範以宮徵誨益甚深顧有一二未盡敢畧言之夫詩者人之性情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性情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汚隆乘乎運異同隨其識興廢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常豊拙者常澁澁者不足豊者有餘昔

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每一篇出令人頤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騕褭騄駬生而自有千里之姿彼駑蹇下駟縱欲騰驤蹀躞卒於疲汗顛蹶却而不前則才固限之也詩發於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噓之吹之拊之盪之橐籥於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聲春温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蔚不能爲枚乘李陵之渾璞二陸顔謝之雕縟不能爲建安黄初之緼藉齊梁陳魏土宇偏安其氣崩裂而不

完其詞剪割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唐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以漓已而方鎮逆命皇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鼓篇運槖隱隱宇宙之間司其機軸非作者所能強所謂世隆道隆世汚道汚也評藝事為雕蟲小技誚王楊盧駱為浮躁不任爵禄者皆恥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媢嫉夫何足以溷牙曠之耳至於元積優杜劣李而韓愈氏非之李邕厭崔顥之輕佻而太白嘖嘖不容口劉長卿褎然中唐之冠而秦系欲

攻以偏師殷璠譏其思鋭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於時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矛我盾甲可乙否紛綸而莫之一迺由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而故嫉之也夫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尚初唐之變而為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為大歷也中唐之又降而為建中開成也遡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於其上而學士大夫位在下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為之驅或高才盛名之士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為是而後生覔門

庭間蹊徑莫不附多背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文衡以低昂羣彦而覬進干禄之徒率掇其中選之篇用為梁矱所以唐之詩格寖卑寖弱而日流於下職此也夫六朝雖曰綺麗而陰何庾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其風神高俊不專雕鏤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猶良金躍冶而出曰我必為鏌鋣者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為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為六朝金玉珠翠為初唐者誤矣盛唐渾脫變

化不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未到而詞已屬不暇鑿元始之竅也雖風神稍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逮焉大歷諸賢清新雅飭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得與語上乘矣況晚葉之季流派歧雜剜精鏟采其繪景也不勝逼切其抽辭也得於鍛鍊既乏空曠之觀復昧天然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精工則愈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軌轍則然而要非所以論於詩之外也總之本於性情而能融洽以宣之與詞條

相映發其冥然淵詣而快心自得者百世不能掩也故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而以代置論非知言者也今之為詩者鑱宋之謬洗元之濁而確然以唐為歸嘉隆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綰帶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為詩也真以已之工拙為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為工拙而今人驚愚震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以淺而妙者為敝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

其奇惟奇也真詩湧於吾前忽而弗覩矣故知術業有專攻而跬步之差頓成燕粵也且擬不似爲似其說出於仲默而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爲優孟之效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超象而入於神離力而躋諸聖言之至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丈慕李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瓌矣偉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埶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溥漢魏而病於襲若七言律每於高華絶響之中不免着

運奇之跡迨宦浙以後其詩已將化而澮焉逝矣英雄
滿前遂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哉蘇子瞻云地之
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斥之區彌望黄茅白
葦介甫文非不善病在喜人同已故蘇之與黄大非臭
味而子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高岑與之異者王孟
而子美並褒焉無淄澠茶薺之分故皎然傚應物之體
贄捧以謁而韋不謂善明日録故槀呈之而韋乃大賞
許蓋才分異禀人不能以兼長儻規規强襲其言而神

䰟牴牾不相中即抱萬鎰之珍終非已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以不同為同矣仲默朗語亮節凡搦管揮毫者往往羨其為美而惜年之不遐美而未至今也拔麤豪沉着步趨少陵之獻吉壓於其上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為詩者大較江南尚色澤有佳人曼治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慷慨之襟度其囿於土風一也自仲尼復生不能強而求其同而赤幟其間一予一奪要以氣骨之適上為勝於是閧者譁曰音樂之感人而娛耳在絲

竹之要眇不在金石之鏗鍧兩相持不相下也僕所貴知我雖希而故我自在生平有采真之思每自喜去詩不甚遠與其躑躅而邯鄲無寧安於壽陵之鄙態乎丈宜細摘瞽言而詳教之

與王遵巖參政唐順之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與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

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為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煅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為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靖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如以此言為癡迂則吾近來事事癡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

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然誠然仙道逼人筆墨久廢然於兄終當果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答友人論詩書　張治道

僕自垂髫即有文藝之好而謂古道不興俗鳴爭唱見世之作者專門探奥終詭風人馳心慕古者有蹈襲之弊自立標格者墮元宋之網雖盈笥累櫝皆不足觀僕才雖不逮功則倍之粗倣古人妙契前代年歲既久篇簡成集詞旨雖乖精神備具漢魏六朝齊驅李杜初唐

襍用至於探騷雅之源求風人之旨户牖齊開羣體畢歸中間間有出入前輩自掣繩墨者規矩雖離方圓靡謬比之古人亦不多讓僕非好大言以欺世厚誣以邀名見世之握燕石而議懷寶者迷不知返或謂前不可追後將日下以李杜為至難況漢魏而益遠見小忽大却不忘攀志不率氣謬為論説亦可笑也豈知夫造化之在人心陰陽之統情性性以定氣情以命思思氣成詞自不可遏安而為常激而為變抽應過感千古如契

故婦人之語取編於常經童子之謡見録於明聖而謂後不如古前不可追者不亦謬哉今以李杜視漢魏漢魏視騷雅等第之遼不啻倍蓰今不法騷雅而法漢魏不法漢魏而法李杜趨向既卑蹈歷斯下鞭策雖勤圍範難逃况不至李杜者哉所以求古人於後代責瓦缶以黄鍾益見其難也嗚呼鼓至聰於衆聾而聽不可示擊黄鍾於太和而音有可宣故沿襲之弊衆人迷焉超悟之幾智者能焉今溺於衆人之見寡乎智者之明為

此卑下之說世道日降詞藝靡振後之笑今責將安究始開終繼一唱百隨第恐聰明才辯之士亦蹈覆轍甚可哀也僕昔為髙明所取故著此言以見標的

答陳昌積解元詩文書　陳沂

詩格貴正調貴髙意貴微遠詞貴婉而平實氣貴昌脉絡貴聯屬風致貴疎散古詩以子建淵明為法則辭古而意縱律詩以錢劉為發軔則辭俊而情達文字以西漢為法則平正澗大久當求之蘇李求之沈宋李杜諸

家求之左莊太史則脚步皆正至其驟逸跳踔隨所欲而鮮不中法矣若夫研精惟一覽其形容即下手立奇思爲驚語終是無據不免牽合壘垛之病誦讀者無饜飫之味惟令驚顧遥望而已足下詩文皆格調尚高脱去凡近但其中有不快人意處以先意於奇之故也足下幸不以老謬尚思改絃而鼓之未有不得也承不鄙見詢聊復以此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